

□ 我与清华

等近 20 万字的作品。

之所以研究张之万，是因为我是他的曾孙。我没有继承过张之万的物质遗产，只有潜移默化的精神遗产，包括张氏家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耕惟读，遵先代三尺遗言克勤克俭。”我终生身体力行。中国历史上兄弟二人同朝入阁拜相的只有张之万、张之洞二人。清朝以大学士为宰相，张之万、张之洞都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是中国科举史上三大名科之一，因这一科考中了张之万、李鸿章、郭嵩焘、沈桂芬等名流进士。而张之万出类拔萃，文采压倒众名流，高中状元。张之万绘画、书法、文章、赋诗、楹联

皆精，与著名画家戴熙并称为“南戴北张”；书精小楷。2011 年，为纪念张之万诞辰二百周年，由我主编，在天津外语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了 23 万字图文并茂的《状元宰相张之万》史册。

2008 年，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和老干部局评我为“优秀老干部党员”，我成了实至名归的左派，是我人生的又一次“发光”。

同学们说我老运不错。的确，秉承孝悌家风，夫妻和谐，子女孝顺，儿子在大型企业集团担任子公司副总经理，女儿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任副教授。我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读书、看报、上网、听京剧、写文章，贻养天年。

2015 年 9 月 9 日

我的清华缘

○李作仁（1961 自控）

1958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通知，我从西安交通大学被抽调入清华大学学习。因此，我就成为半路有缘进清华的幸运儿。

天大喜事从天降

1958 年秋天，我们正在西安郊区农村劳动。一天学校里来了位骑摩托车的人，找到我说有急事让我回学校，我就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回到学校。我感到很纳闷，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一路上忐忑不安。回校后马上在校长办公室开会，与会者有二三十人，这才知道要调我们到清华大学学习。

听到这话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是真的，这不是白日做梦吧！可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讲得很具体，而且要大家在三天之内办好离校手续前往北京。在办离校手续时我还遇到了一件难事，我借图书馆的一本书找不到了，要以书价的三倍赔偿，这对我这个从甘肃农村来的穷学生可是个大难题。后来怎么凑齐这书钱也早已记不起了。就这样，我怀着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清华园。

喜忧参半进清华

当时火车速度很慢，从西安到北京需一天多，一上火车随着火车的哐当声很快

进入了梦乡。可是由于心情激动很快又醒了，七想八想怎么也睡不着。由于是首次进北京，不知北京是什么样子，清华在北京的什么地方，清华有多大……但想得最多的还是到了清华的学习，都学哪些课程，能不能跟得上紧张的学习？

开学一个月，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一时跟不上紧张的学习，由于要学新专业，一门一门的新课程接二连三地开出来，当时这些课都用代号，如 5314、5115、5112 等，的确感到压力很大。但是，一想到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好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教授，我记得教我们“自动调节原理”的是钟士模教授，每一节课讲到一大半时，钟老师就停下来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如果有没听懂的他就不往下讲了。直到绝大多数同学说听懂了他才往下讲。还有，教电子技术的是童诗白教授，他讲课的特点是深入浅出，把复杂的原理讲得通俗易懂。我记得他讲电子管电压放大器时说，电子管电压放大器就是用从栅极输入的小电压信号去控制板极供给的高电压的变化，使从板极阻抗输出的电压变化规律与栅极输入的小信号规律一致。一句话就解释清楚电压放大的实质。总之，给我们讲课的各位老师不仅有深厚的专业造诣，而且有讲课的艺术。如教陀螺原理的章燕申老师，教飞行器动力学的张钹老师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各位老师的课既是解惑又是享受。

努力工作报祖国

经过三年的紧张学习，于 1961 年毕业于，我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

工作，从事防空导弹自动驾驶仪的研制工作。由于在清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很快掌握了自动驾驶仪系统各方面的工作。我们所研制的防空导弹很快装备了部队，在保卫祖国领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世纪 60 年代，我们研制的红旗一号导弹曾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在去年的电视资料片中我看到，当美制高空侦察机被击落时，外国人很震惊，问陈毅外长：你们是用什么击落的？陈老总风趣地说，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我算是有幸参与了这根“竹竿”的栽培。

九死一生获重生

正当我满怀信心地为国出力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1964 年夏天，我得了重症乙型脑炎，时刻都有死亡的危险。从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程度：其一是同志们把我的照片放大了准备在开追悼会时用；其二是给我的悼词也写好了。

后来我出院了，同志们让我看悼词，并风趣地说：你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看到自己悼词的人。我看后感慨地说，这完全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我生病后起初是送到解放军 301 医院，确诊为乙型脑炎后就转至解放军 302 医院，度过危险期后又转到我们单位的 721 医院，先后住院将近一年半。出院后，我就到了上海航天局 803 研究所，从事原有的工作直到退休。

多活几年享盛世

如今我已是 80 岁的老人了，由于脑炎后遗症行动有些不便，其他还可以，戴着老花镜看一小时左右的报纸没有问题。

我要尽量保护身体，保护视力，要亲眼看见祖国更加富强，通过《清华校友通讯》了解母校的发展提高。无论是祖国的富强

还是母校的发展都是让我最开心的事。

祝《清华校友通讯》越办越好。

2015年5月18日于上海

从教七十年暨离休感言

○郭日修(教)



郭日修
学长戎装照

今年7月15日，海军工程大学为我从教70年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并宣布我离休的命令，这是海军以及学校对我的关心，我衷心感谢。

《大学》开篇有几句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70年前的1946年，我开始从教，是“始”，今天告别教坛开始离休，是“终”。“事有终始”是自然规律，是制度规定，是“道”，因此，我以愉快的心情告别教坛、迎接离休。

1946年夏，我在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47年夏，经专家推荐，我进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清华优越的学术环境，使我安下心来愿长久在此工作。然而，1950年2月我却离开了清华大学，来到刚成立的大连海军学校（海军工程大学前身）执教，参了军，改了专

业，为海军培养干部。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始了此后在海军工程大学66年的教学生涯。

这一转折缘于1949年冬的一次谈话。1949年12月，有一位解放军干部来找我，他是通过清华党组织找到我的。他说：“我叫罗钰如，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七七事变后去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直到现在。”他这一说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罗钰如接着说， he 现在是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秘书。他说：“旧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人民遭受奴役、屠杀！新中国必须建设海军，巩固海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建军先建校，我们希望你参加大连海军学校建设！”一席话，使我感到震动。我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感受到国家遭受的深重灾难；尤其是1939年春日寇侵占南昌，我家不得不逃离南昌，饱受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痛苦。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激动，但也感到有些突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年青助教，清华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工作条件等是那样优越，只要自己努力，前途是充满希望的，我没有离开清华大学到别的地方去